

流淌在潍河古诗词里的春天

火烧巷子的记忆

◎黄春霞

读书、工作，在外三十余载，回到家乡的时间实在少之又少。走在繁华的街上，林立的高楼，熙攘的人流令我恍惚，我总在尝试把这城、这楼、这人群，嵌进记忆的底片，去期待与童年里的世界重合。

如今繁华喧嚣的泰华城对面就是当年的姥姥家。姥姥家在火烧巷子，位于白浪河东岸，而我住在河西岸。北边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小石桥，南边是现在的地标东风桥。无论骑车还是步行，到姥姥家都是几分钟的事情，我的童年就消磨在这方圆五里了。回忆里温馨熟悉的小巷人家，记忆里滋滋作响的爆锅香气，记忆里慈祥亲切的街邻笑脸，老墙旧屋，新叶绿芽，都透着潍坊特有的朴素善良和纯真温厚。

火烧巷子位于下河街，下河街就在白浪河东岸。老房子多是坐东朝西，出门即能下河洗衣泥足，故此得名。老潍县东大街东西横穿，将下河街一分为二，南半段为南下河，北半段为北下河。这里自1904年潍县开埠以来便是商铺云集，也算是繁华富裕之地。时间慢慢地走，一条街也便沿着河堤逐渐扩展成了一坊，日益兴盛起来。火烧巷子是北下河著名的“五巷”之一，名字未曾考证，但大抵与北京的烟袋斜街、帽儿胡同等得名相仿吧。家家门前车水马龙，各路客商络绎不绝，自然做吃食买卖的人家也就多起来。久在他乡，才知道潍坊的肉火烧美名远播，多少人都是奔着这口吃食知道了这座城市。后来有一部电影拍摄的是北下河街的通济门，过的正是我天天走的小石桥。天刚蒙蒙亮，火烧巷子就全员出动了，大家挤在巷口看演员一遍遍拍摄，场面火爆。或许是那天拍摄重复的次数太多了，小石桥上骑一骑精瘦黑驴，一身灰布素衣，一顶宽檐草帽，晨曦里渐行渐远的镜头竟这样深深烙在了我心里，成了我记忆里火烧巷子的一部分。

那时候老人们对孩子的管教似乎更严厉一些，规矩更多一些：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待人接物，访客探友，面面俱到。有规矩，懂规矩，学规矩，守规矩是那个时代，那些长辈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。

年少无知且无忧，总以为这样的日子长长久久，可火烧巷子拆迁后，好多童年的场景也就消失了。在那个场童年的记忆里，老潍县火烧巷子就是一个茶余饭后可以吟诗作赋、谈经诵典的平常地儿，就是一个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的平常地儿，就是一个时光很慢、日头悠长的平常地儿……

一碗槐花糕

◎翟云峰

邻居张婶前几天回老家带了一篮槐花回来，送了一半给我：“见面分一半，尝尝鲜吧。”那甜甜的、香香的气味，顿时充盈满屋。我见到这如雪似的槐花，望着张婶如母亲般的背影，不禁想起母亲当年做槐花糕的情景。

小时候，我家院外有一棵树皮龟裂的老槐树。暮春季节，槐树吐蕊放花，那花片薄如蝉翼，色泽如雪，亮透，浓郁的香气弥漫小院，诱人扑鼻。每当这时，母亲就会唤来左右邻居，搬着小板凳聚在大槐树下，将那一串串雪白的槐花。

等邻居们带着笑声一走，母亲就从屋里拿出簸箕，把竹篮里的槐花倒在簸箕里，细心挑起槐花里的杂质。我蹲在母亲旁边，帮着往外挑一些树叶、碎树枝，挑出的绿树叶，捧在手里，用嘴一吹，像小船似的从我的手中飘走。母亲摸了一下我的头，眉眼都带着笑说：“长大了，懂事了。”挑完槐花，母亲又把槐花用簸箕筛了两下，去除糠皮一样的碎屑，就把槐花端进厨房去了。

母亲系上围裙，显得特别干净利落。她先把槐花放进一个大盆里，用清水冲洗几遍，然后倒在盖帘上把水控净，端到外面，让槐花在阳光下晒一晒。之后，把晒过的槐花放在筛布上，舀上两碗玉米面，抖落出一把白面当作“粘合剂”。最后一道工序是放上葱花、蒜末、食盐等佐料，用竹筷搅拌均匀后，洒少许水，把表面轻轻抹平，盖上锅盖后，开始烧火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看着母亲拉风箱，呼呼的风箱声，把灶膛里的火苗吹旺。从红通通的火光中，看见母亲宽厚的手掌又多了一层老茧，眼角的鱼尾纹更加细密了，头上的白发已经过半。但眼睛却越来越精神，沧桑的岁月，让她更有生活的底气。

槐花糕正待出锅之际，上学的哥哥放学回来了，哥哥蹦蹦跳跳地走进院子，大声地喊着：“有好东西吃了，今天可以解馋了。”母亲站在屋门口回应着：“先别着急吃，去前院把你叔叔大爷叫来一起吃。”

等母亲揭开锅盖，热气顿时缭绕满屋，槐花糕的香味直钻鼻子里。母亲拿着刀，把锅里的槐花糕切成小方块，再一一用小铲捞出，放进准备好的蓝边粗瓷碗。我急忙将餐桌摆在炕中央，摆好筷子，端上自家腌制的芥菜咸菜。母亲先端给我一碗槐花糕，说：“小馋猫，你先吃，再吃不到，嘴唇都舔裂了。”我看着碗里黄澄澄、软糯糯的槐花糕，激动极了。

哥哥领着叔叔大爷一起走进屋。叔叔手里拿着一把自家菜园里新薅的小葱，大爷拎着大娘亲手调制的一瓶辣椒酱，边走边赞不绝口：“这槐花糕在院子外都闻着味道真得真，今天有口福了。”

我沉浸在那碗槐花糕的回忆中。当妻子用张婶送来的槐花，也做了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槐花糕，端到我面前时，我才被拉回到现实。品尝着妻子亲手做的这碗槐花糕，一种幸福的潮水涌上心头，澎湃了很久，很久。



春天到了，风儿一刮，潍河两岸的草木悄悄抽出新芽，河水也活泛起来。这条河，带着齐鲁大地独有的敦厚劲儿，一头扎进渤海。

我小时候，总爱光着脚在潍河滩上跑，捡几块带花纹的贝壳，追着花蝴蝶跑半天，盯着春水漫过浅滩，看柳条垂在水里。长大以后，书读得多了，才慢慢品出味儿来。我脚下踩的每一寸土，古时候都有文人墨客走过；眼前翻的每一朵浪花，都藏着古人的喜怒哀乐。

潍河用一汪水养着两岸人家，也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文脉。站在岸边，听着水声“哗哗”，瞅着村里飘起炊烟，心一下子就静了，就想陪着这河水、堤边的草木，安安稳稳待一会儿，享受这份清静。

春风再吹上几天，潍河就流进了平缓的原野，河面变宽，水波也柔了，两岸的春色，一点点浓了。惊蛰一过，万物都醒了，莺飞草长，昌潍大地上铺了一层嫩生生的绿。潍河像条绿绸子，穿过诸城、安丘、高密、昌邑，把散落的村庄、田地、老渡口、旧桥梁，都串在了一起，看着就有烟火气。

到了这儿，春光不再藏着掖着，藏在山水里的诗意，也自然而然冒出来。明代昌邑文人姜若侗站在潍水边，望着浩浩汤汤的河水，写下“潍水泱泱绕县还，波流清澈自箕山”。一眼望尽潍水的清澈与绵长，想起楚汉争霸的往事，顿生怀古之思。当年韩信在此囊沙破楚，金戈铁马早已被岁月冲没，只剩一川潍水，在春风里静静流淌，诉说过的沧桑。

站在古战场旧址上，眼前是开得烂漫的春花，身后是上千年的历史，过去和现在，就这么在河边叠在了一起。春光不说话，流水也不吭声，却把人间起落、世事的变迁，都道尽了。潍河的春天，也因此多了份厚重，多了点沧桑，多了种能穿过岁月的深沉美，不再只是风花雪月的小情调，更装着山河记忆，藏着齐鲁的风骨。

在潍河的春光里，苏轼留下的痕迹，最让人记住。熙宁七年，苏轼来密州做知

◎钟光武



州，也就是现在潍河流域的诸城。那时候密州闹蝗灾旱灾，苏轼灭蝗救灾、修堤引水，拼尽全力护着一方百姓。忙完公事，他常登高望远，看看山水散散心，潍河的流水，也是他常看的风景。

在《超然台记》里，苏轼写自己北望潍水，悟出了“超然物外，无往而不乐”的心境。苏轼在潍水边上，把苦日子过出了诗意，把纷纷扰扰的世事，过成了内心的安稳。他的诗文、他的心境，早融进了潍河的春光里。千年后，我再登上超然台，望着一河潍水、满城春色，还能感受到那份跨了时空的从容旷达。潍河的春天，也因此有了魂，有了骨气，有了中国人独有的精气神。

要是说苏轼给潍河的春天，添了文人的旷达，那郑板桥就给它加了浓浓的民间烟火气。乾隆年间，郑板桥在潍县做了七年县令，为官清廉，顾念百姓，离任之后，还天天想着潍河的光景，写下两首《怀潍县》。一首写“潍水春光处处迟，隔岸桃花三十里”，风物还是老样子，满是思念；另一首写“纸花如雪满天花，娇女秋千打四围”，风箏漫天飞舞，姑娘们荡秋千，热热闹闹的，全是寻常人家的小欢喜。

在郑板桥笔下，潍河的春天，不装高雅，不摆冷态，就是人间的热闹，百姓的开心，是街巷里平常温温的温柔日子。一河春水，漫天风箏，十里桃花，欢声笑语，

凑成了最暖、最真实的潍河之春。我也才明白，最好的诗意从不在远方，就在烟火日子里，在一草一木、一朝一夕之间。

明代孙梦弼辞官归隐峡山，春日里杖藜漫步，写下“山头几度杖藜行，异境天开画不成。地蹙长滩分势去，雨飞烟岫看云生”。山靠着水，水绕着山，湖面宽宽的，烟波渺渺，春日登高望远，远山如黛，近水含烟，渔舟点点，鸥鸟往来，最是舒心。这是潍河春天最开阔的意境，山水相融，人也融在里头，春光不光是眼里的景，更是心里的安稳；流水也不光是河，更是活得自在的劲儿。

如今的潍河两岸，湿地成片，绿树茂盛，栈道幽幽，游人慢悠悠走着，吹着春风，赏着春景，读读古诗，想想古今事。韩信坝的遗迹还在，超然台的凤骨依旧，苏轼、郑板桥、张侗、孙梦弼、姜若侗的诗行还在流传，东夷文明的微光，都在这儿相互映衬。潍河的春天，早就不只是季节了，成了一种文化符号，一种心里的寄托，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

走在潍河岸边，我常琢磨，一条河为什么能流上千年，还这么有灵气，一段文脉为什么能历经沧桑，还一直传下去。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就在年年的春光里，在代代的诗词里，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，对古老文明的敬重、对好日子的坚守里。潍河用流水当笔，大地当纸，诗词当墨，书写了昌潍大地最动人的春天。

临江仙·民俗青云山

◎刘树亮

南北双园异景，摩天岭上春浓。灵泉连井暗相通。一池分冷暖，两脉见奇工。

县鼓堂前听旧案，民歌吹满溪风。婚仪百戏笑声中。袖摇笙袅袅，韵落岫重重。

春游青云山

◎王立军

清风扶我上青云，举步花丛疑不真。海眼澄明观世界，民俗淳朴纳乾坤。人登高处群山小，序转春时百卉新。且把诗情融画境，莺啼声里远尘心。

青云山

◎李然

极目青葱遍野畴，云天滂沱水悠悠。千寻霞影随波起，一片溪声依涧流。花色分明经雨醉，山容宛是君君酬。同游倦处登高处，锦绣风光眼底收。

游青云山公园

◎王有强

青山霞浦锁楼台，碧水潺湲入画来。海眼通波传古韵，铜花夜绽客徘徊。

【中吕·卖花声】

青云山之晨

◎刘作民

青山吐翠白云绕，碧水衔桥倒影摇。野鸭惊掠报春朝。暖阳初照，霞光千道，万丛花、醉逐春晖。



光影潍坊 摄影：刘永久 拍摄地点：虞河岸边

朝花夕拾

醉残花

◎钟读花

花开，什么状态下，都好看。花半开，寄寓着美好的未来，古人最是欣赏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；花全开，极致状态，灿烂、绚烂，有一种爆发般的张力；花开至残呢？生命破碎，走向衰亡，似乎必定是叫人伤心的，故而，惜春、伤春，亦是自在情理之中了。

不过，我却认为，花残，自有其“残”之美。“残”到会心处，亦是让人心醉。春天，在北方，最早的春花是蜡梅花。蜡梅花开，纯然一黄。花残之后，却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——残而不凋。蜡梅花，一朵朵，蔫了，枯了，依然倔强地缀于枝条上，一串串的残花，如一只只小蜜蜂，趴在枝条上，仿佛正在贪婪地吸取花蜜，浅吟低唱。

远观之，枯而不败，依然生动，仿佛，早春的气息，正在一朵朵蜡梅花上浮漾。蜡梅花，迎春而放，纵然残了，也残出一种生命的硬度。

那一年，清明假日，去青州范公亭游玩。范公亭边，一块高地上，栽满了连翘花。清明时节，恰值连翘花纷纷凋零，谢落一地，一地金黄。连翘花的黄，真是纯粹，一种金灿灿的黄，明净极了。地面落花，堆金一般，灿然炫目。

清风一吹，花随风动，满地流金。那一刻，你想到的是不是花谢的遗憾，不是凋零的伤悲，而是一种明黄的惊艳，一种金玉满堂般的饱满和富足。

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，足风流。”“杏花吹满头”该是杏花残的时节吧？你不妨想象一下：此时的杏花，已是纯然一白，白出一份春日皎皎的圣洁。而且，杏花的凋零，不是一朵朵地凋，而是一片片地凋。大片的杏林，花片纷然，春风一吹，满天飞舞，漫天飞舞，这是一场何等盛大壮观的景象啊！

花片洁白，片片如雪。飞舞的花片，是花之灵魂之舞，亦是雪之灵魂之舞。此时，锦衣玉马的少年，行走杏林之中，杏花吹满头，又是何等的萧散和神俊？锦衣吹拂，风姿翩翩，伊人，如神，如仙。也难怪那女子，痴情如斯：“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”不是无羞，实在是杏花背景下的少年，太美，太美。或者说，也许不是少年美，而是杏花美，是杏花美了少年。

桃花艳，花开时艳，花谢时，亦艳。桃花，亦是一片片凋零的。驻足一株桃树边，看桃花，花瓣随风凋谢，悠悠然，悠悠然，仿佛不忍离去，不忍离去。感觉不是

花在落，而是在人叹息，是少女一声声婉约的叹息。那一声声的幽怨，传达的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凄婉之美，一种美人蹙眉般的凄婉之美。

“桃花流水”四个字，传达出的，则是一种绝美的意境。桃花片片，落于水面，水清，花艳，色彩对比得叫人心痛。花片随水而逝，漂走的是片片红艳，更是寸寸芳心——是少女的惜春之心，是少女的叹春之心。

“门外谁扫残红？夜来风。”“扫残红”，多么美的举止行为！夜来一场风，花瓣凋零，落了一地。晨梦一醒，就听到了“扫残红”的声响，是一种惊醒，也是一场惊艳。虽然只是耳闻，但其情其景，自在想象之中：持扫帚的，应该是一位女子，一位纤弱的女子，玉手轻握扫把，徐徐扫来，轻轻扫来，浅浅扫来，不敢生硬，不敢孟浪，怕惊醒了“残红”的夜梦，怕触伤了“残红”的痛。

真真是一幅生动的“扫红图”：残红一地，女子袅娜，晨风徐徐，花香飘逸，风流飘香……婉约极了，也古典极了。一个字：美。

此情此景，怎会不叫人心醉？醉——醉景，醉人，更醉情。

划开茅针见过往

◎孙晓娜

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如果说有什么春草让我对这两句诗印象深刻的话，那一定是茅针。

同事打理菜园回来，带回了一大把茅针，办公室的伙伴们瞬间来了兴致，每一个见到它的人都很惊奇，纷纷欣喜地诉说与它的过往羁绊。

我有幸分到了一把，白嫩嫩的底端向上渐渐染绿，叶梢的边缘渐渐呈现紫红色，深浅错落间，尽藏三层层次。茅尖上的枯黄还残留些火烤过的炭灰。长长短短的茅针修长、匀净，散在桌上，细细嗅来，还有淡而清雅的草香。这一把从春天抽出的绿意，每一茎都带着生机与韧劲。

我迫不及待地寻一茎最小的，指甲轻轻从嫩黄微鼓的腹部一掐，再轻轻往上一划，双手小心翼翼地从中剥开，毛茸茸、绿嫩嫩的茅针就显露出来。柔软、鲜亮，在阳光下泛着柔光。捻起来轻轻放在嘴里，脆脆的，嫩嫩的，微微甜的草汁带着清浅醉人的芳草香，我仿佛不是在咀嚼茅针，而是在品味春天。

我不得不再划开一茎，茅针泛白，微微蓬松，尖端泛着淡淡的紫。“这一茎准老了。”我心里暗想，果然，又干又涩！我手里继续摆弄着，像小时候一样，专拣茅针出鞘的茅针，剥开，按平，像捏着小羽毛一样在空中刷着，时不时贴近鼻端闻一闻，真香！

茅针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划亮的火柴一样，仿佛剥开就能打开童年的“任意门”。

七八岁的年纪，漫山遍野跑，专挑被火烧过的荒坡、沟岭，小心地避开开满尖刺的野酸枣树，从灰堆里，去发现那一茎绿茅针。偶尔遇到拔不出来的，还会念一念老人家传下的“密语”——“茅衣、茅衣，今年采了，明年还你。”那时的风可劲地吹着，把笑声传得老远好远。

现在再回想起来，本以为早已忘记的过往，却因一茎小小的茅针鲜活起来。似乎岁月从未苍老，人心依旧少年。我又划开一茎茅针，想再回那段美好的时光，再看看那段过往，却像混乱中忘记“时光”的戈西姆，再也打不开那扇门。

嘴里的茅针越嚼越淡，还有些——塞牙！那份作品的味道，不知怎么竟变了，原来“终不似少年游”的意味是这样的，涩涩的，酸酸的。

我不管，我只相信老人传下的密语：“茅衣、茅衣，今年采了，明年还你。”我想明年，我还会采一把茅针，能再回一趟过往。